

齊桓晉文之事章

盧 元

這是《孟子》七篇中少數千字以上的長文之一，雖然形式上全屬對話，實際上卻是一篇論點鮮明、論據充分、論証嚴密的政論文。它全面、集中地反映了孟子的王道思想，即行仁政、「保民而王」的政治主張，也充分體現了孟子善辯、善譬的語言藝術和縱橫捭闔的文章氣勢，是《孟子》的代表作品之一。茲舉其要者予以鑒賞。

一、高屋建瓴，片言居要。

戰國時代，列強紛爭，以征伐為能事，都想以武力兼併別國，於是就出現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」（《孟子 離婁上》）的慘烈局面，給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。而齊國在東方諸侯中又號稱強國，齊宣王之父威王曾兩次大敗魏軍（一為前 353，於桂陵；一為前 341，於馬陵），並以善於納諫著稱，有「戰勝於朝廷」之譽（《鄒忌諷齊王納諫》）。宣王本人也曾攻破燕國都城（前 314），威震諸侯；並且繼承其父威王遺業，在稷下（齊都城臨淄稷門附近地區）擴置學宮，招攬文學、游說之士數千人，任其講學議論。孟子這時也正以客卿身分在齊宣王身邊供職。宣王野心勃勃，很想憑武力稱霸中原，所以劈頭就問孟子「齊桓晉文」之事，其用心至為明顯，但是孟子是極端鄙視霸道的，曾說「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」（《告子下》）。他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，高瞻遠矚，獨倡王道，意在反對暴政，反對戰爭，提倡仁愛，提倡禮義，借以緩和矛盾，發展生產，從而達到天下統一、長治久安的目的。這是符合當時人民的願望的，也表現出孟子對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民的深切同情。現在面對宣王的問題，該如何回答呢？桓文之事，孟子並非真的不知（在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兩書的其他篇章中都有所評價），而是不願講，不屑講；可是如果直接這樣回答，那麼談話就無法再進行下去，而孟子要想說服宣王行王道的意圖，更是無法實現。於是孟子一方面保持他的「說大人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」（《盡心下》）的豪邁氣概，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採用「求同」的戰

術，設法把對方引入自己所要勸說的範圍之內。他用「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」的話，就輕輕把宣王的問題推掉；接著又用「無以，則王乎」一語，把問題拉到自己鋪設的軌道上來：真有一種高屋建瓴之勢。儘管宣王對王道並不熱心，可是他有「闢土地，朝秦楚，蒞中國而撫四夷」的大欲，也就是說，希圖能夠統一天下，而行王道可以不戰而統一天下，這「統一天下」，正是孟子所要「求」的「同」；宣王也想聽聽，於是又有「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」的再問。孟子及時抓住這個機會，用極其明確的、斬釘截鐵的語言提出自己的政治觀點「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」，並以此作為全篇立論的總綱，真乃「立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」（陸機《文賦》）。孟子的這一觀點，正是他的「民貴君輕」、「得民心斯得天下」的民本思想的體現，是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。

二、因勢利導，層層緊逼。

孟子是很善於根據對方心理，因勢利導地進行說理的。孟子深知宣王雖然頗有興趣地問「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」，可是實際上宣王非但沒有「保民」的行動，甚至連「保民」的念頭過去也根本沒有動過。因此，如果在這時就直接向宣王宣傳「保民」的做法，是根本沒有基礎的，在論辯上就不能求速勝（欲速則不達），而應採用因勢利導、由近及遠、由小及大、欲擒故縱，步步緊逼、窮追不捨的方法，以求全勝。請看文中四大論辯回合的表現。

首先，幫助宣王樹立起「保民而王」的信心。誰都知道，善於發掘對方的長處，也就容易討得對方的歡心。在這一回合中，孟子抓住「以羊易牛」這件小事，抓住宣王說過「吾不忍其觳觫」這句話，大做其文章，先肯定宣王有不忍之心，而此心正是能「保民而王」的基礎。但孟子並不滿足於自己來下結論，於是又借「百姓皆以王為愛（吝嗇）」這一誤解，並特意強調「以小易大」，讓宣王陷入窘境。這時「王笑曰」的「笑」，乃是一種無可奈何、自我解嘲的笑。接著孟子代為辯解，幫他擺脫困境，肯定「是乃仁術」，並且說不光你宣王是這樣，君子也都是這樣。這就使得宣王十分高興，把孟子看成是「深知我心」的人。經過這樣一擒一縱，孟子不僅向宣王宣傳了有了「不忍之心」，就可以「保民

而王」的道理，而且博得了宣王的歡心，大大縮短了彼此的思想距離，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。

接著，解決宣王主觀上「為」與「不為」的思想矛盾。宣王被孟子說動了，但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不忍之心「合於王」的道理，說明他的思想基礎仍很薄弱，他的思想矛盾還是沒有解決。如果這時就直接告以「老吾老」、「幼吾幼」的推恩方法，那只能是一種生硬的灌輸，效果肯定不佳。必須首先解決他思想上的矛盾，使他明確意識到自己是完全能夠做到「保民而王」，目前之所以未能做到，「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」。於是孟子連續用了三個貼切生動的比喻，由小及大，由此及彼，讓宣王自己開動腦筋，既作出了否定判斷，又提出了問題；然後亮出主旨：「百姓之不見保，為不用恩」，即不能「推恩」。因為按照儒家說法，仁愛是有等級的，先「親親」，後「仁民」，最後才是「愛物」。現在宣王既能「愛物」，那理應能夠「仁民」了。這樣，就打消了宣王的畏難情緒，調動了他行王道的勇氣。在這基礎上再正面說理，應該如何推恩，推恩的好處，不推恩的害處，並以古人為榜樣，鼓勵宣王效法古人，語重心長地請宣王深思猛省。至此，宣王除了默認之外，已無話可說，孟子又取得第二回合的勝利。

再次，排除宣王「保民而王」的巨大障礙。孟子深知此時的宣王，雖然理性上已不得不承認王道學說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他的靈魂深處還存在以戰圖霸的「大欲」，憑武力統一天下這一條所謂「捷徑」的幻想，而這是行王道的巨大障礙。「不破不立，不塞不流」，因此，孟子主動挑起第三回合的論辯，以便把問題講深講透，將障礙排除。這裡，孟子又採用了欲擒故縱的迂迴戰術，避免一上來就正面強攻，直接點穿。他故作不知，反復設問，旁敲側擊，先逼出宣王自己說「將以求吾所大欲」，再逼出宣王自己說「吾不為是也」，在這基礎上，才以排山倒海、不容申辯的氣勢，連用「闢土地，朝秦楚」等四個排比短語，揭示了宣王「大欲」的實質；緊跟著，用「緣木求魚」作喻，點出圖霸根本不可能實現，讓宣王死了這條心。但宣王還是不死心，認為孟子言過其實。孟子干脆乘勝追擊，強調指出「緣木求魚」，只是徒勞無功，而以武力圖霸，將招惹災禍。為使宣王心服，再用「鄒與楚戰」作喻，點明勝負、強弱之理。至此，宣王也不得不承認孟子所說是完全正確的。破了以後就得立，最後孟子又用一連串排句從正面為宣王描繪了一幅「發政施仁」以後的美好圖景，與上文

形成鮮明對比。這正打中了宣王好大喜功之心，宣王不得不為之心折，說了一番誠懇請教的話，表示願意試行「王道」。通過第三回合的論辨，孟子才完全取得勝利。

最後，向宣王闡述「保民而王」的施政綱領。在宣王虛心求教、願意試行的基礎上，孟子這才拿出他的一整套施政綱領來。這個綱領的要點有二：一是「制（規定）民之產」（富民），二是「謹庠序之教」（教民）。先使民「仰事俯蓄」無虞（即達到溫飽水平），這是「王道之始」，再使民懂得禮義，這是「王道之成」。在孟子看來，除士之外，一般百姓沒有「恒產」就沒有「恒心」，也就沒法講求仁義（與管子《牧民》所說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」之意有相近之處）。這裡雖然存在著封建士大夫鄙視勞動人民的不正確成分，但是這一看法，已初步接觸到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，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成分，在當時應該說是一種進步的觀點。

當然，孟子的「王道」主張，最終還是寄托在封建統治者肯發善心、並懂得推恩的基礎上，在戰國列強紛爭的情況下，這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孟子雖能言善辯，說得齊宣王口服心服，但事後宣王並沒有真正採納孟子的主張，並付諸實施。孟子在齊國呆了幾年，也曾多次企圖說服宣王行王道，但始終不得志，結果只能悻悻離去。

但從論辯的角度說，確實不愧為大手筆。全文先後有序，環環相扣：王天下的關鍵在乎保民；保民的前提是要有不忍之心；不忍之心要不斷發揚推廣，即善於推恩；推恩的具體表現是摒棄武力征戰，重視富民、教民。真好比一路斬關奪隘，最終直搗黃龍，值得認真體會學習。

三、比喻精當，氣勢磅礴。

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，多數善於運用寓言、比喻來闡明抽象、深奧的道理，而孟子尤為突出。漢代趙岐在《孟子題辭》中說孟文的文章「長於比喻，辭不迫切，而意以獨至」，是頗有道理的。

本文多處運用比喻來說理，在第二大部分的論述中已有涉及，現再舉幾例。如「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」，這個問題要想正面回答是很困難的，但孟子用「挾太山以超北海」、「為長者折枝」這兩個誇張性比喻，就把「不為」與「不能」的區別一下子端在對方面前。又如用「天下可運於掌」比喻懂得推恩，天下就很容易治理，真是簡練鮮明之至！再如，用武力爭霸天下的困難與危害，是個很複雜的問題，但孟子用了「緣木求魚」、「鄒與楚戰」兩喻，就把道理說得十分清楚；更妙的是「鄒與楚戰」一喻，讓宣王自己先得出「楚人勝」的結論，這樣，宣王企圖「以一服八」的謬誤，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全文採用層層推進的方法來論辯、說理，就如長江大河，一瀉千里，浩浩蕩蕩，勢不可當。特別是文中多次使用了排比句，極盡鋪排的能事，讀來氣勢磅礴，音調鏗鏘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與感染力。此外，如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」的反復逼問（前一問偏於疑，偏於責，後一問則偏於啟發與期望）、「蓋亦反其本矣」、「則蓋反其本矣」的兩次呼告，都如見其色，如聞其聲，語意關切，令人心動。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韓愈曾說：「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。」（《答李翊書》）欣賞孟子的文章，對韓愈這句話，就會體會得具體而深刻了。

（引自《古文鑒賞辭典（上）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7年7月版）